



# 烟霞丘壑

中国古代画家和他们的世界  
尚刚 著



# 烟霞丘壑

中国古代画家和他们的世界  
尚刚 著



北京大学出版社  
PEKING UNIVERSITY PRESS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烟霞丘壑：中国古代画家和他们的世界 / 尚刚著.  
—北京：北京大学出版社，2018.6  
(沙发图书馆)  
ISBN 978-7-301-29367-6

I. ①烟… II. ①尚… III. ①绘画史—中国—古代—通俗读物  
IV. ①J209.22-49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037216号

书 名	烟霞丘壑：中国古代画家和他们的世界 YANXIA QIUHE: ZHONGGUO GUDAI HUAJIA HE TAMEN DE SHIJIE
著作责任者	尚 刚 著
责任编辑	赵 维
标准书号	ISBN 978-7-301-29367-6
出版发行	北京大学出版社
地 址	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
网 址	http://www.pup.cn 新浪微博：@北京大学出版社
电子信箱	pkuwsz@126.com
电 话	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5910
印 刷 者	北京方嘉彩色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经 销 者	新华书店 880毫米×1230毫米 32开本 7.5印张 170千字 2018年6月第1版 2018年6月第1次印刷
定 价	65.00元

未经许可，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。

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

举报电话：010-62752024 电子信箱：fd@pup.pku.edu.cn

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，请与出版部联系，电话：010-62756370

献给  
我的  
母亲

# 目 录



## 自序

1

## 壹 解衣般礴

5

## 拾陆 风流天子与宫廷画院

123

## 贰 虎头三绝

10

## 拾柒 赵孟頫及其毁誉

135

## 叁 山山水水

21

## 拾捌 元朝御容

146

## 肆 六法及品藻

29

## 拾玖 元四家

155

## 伍 苦难呻吟和欢乐颂歌

37

## 贰拾 文人和文人画

165

## 陆 阎立本及其父兄

45

## 贰壹 浙派及院体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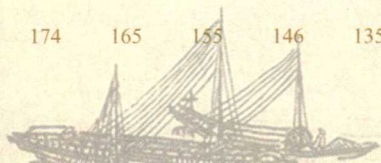
174

## 柒 大小李和王摩诘

53

## 贰贰 从沈周到董其昌

183



捌 画圣吴道子

贰叁 青藤白阳

玖 兰亭与萧翼赚兰亭

贰肆 陈老莲

拾 徐黄体异

贰伍 金枝玉叶老遗民

拾壹 韩熙载与其夜宴

贰陆 金冬心和郑板桥

拾贰 烟雨灭没，恕先在焉

拾叁 竹石风流

拾肆 白描无声诗

拾伍 米氏云山

113

104

94

87

80

73

68

61

226

215

206

196

# 自序



1996年夏，同窗畏友李庆西约我写一本小书，专说中国古代的绘事和画家，他还想出了一个很有意境的书名——《林泉丘壑》。1998年，小书由台北的幼狮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版。2006年秋，北京大学出版社的朋友刘方认为这书还好，且大陆版权归我，便在次年出了修订版。十年过去，北大社相信此书价值仍存，于是，就有了这本《烟霞丘壑：中国古代画家和他们的世界》。书名既然调整，内容就要变化，这次的工作主要是增加了一篇《元朝御容》，又调整了若干插图。为了此书的出版，编辑赵维尽职尽责，倘若没有她温婉又坚韧的多次督促，完稿或许遥遥无期。

庆西、刘方、赵维的热诚和信任让我深深感激。我还要感谢高宗帅及周少华同学为此书插图付出的辛劳。

受了父母的影响，我自幼喜爱中国绘画史，杰作



让我痴迷，大师令我仰慕，渴望以之为业。大学时代，虽说读的是中文，但为当上中国绘画史的研究生，也做过不少准备。谁想报考时发现，向往的学校并不招生。无奈之中，转而攻读了中国工艺美术史，并且以之为业至今。

遭逢“文革”，上大学之前，我还没有念满初中一年级，即令懵懵懂懂，仍被认作“知识青年”，派送北大荒的山河农场，艰苦劳作八年半。这使我几乎没有自然科学知识，对于制作工艺的物理分析、对于材质物料的化学表达，常有雾里看花之感，因此，讲授和研习古代工艺美术十分吃力。尽管我勉力坚守专业，但迷茫困窘之时，也常有改行的冲动，自认中国绘画史更适合我的积累、禀赋和志趣，毕竟她既见作品，又见人物，还疏远理化。

时光荏苒，我行年六十有五了，精力虽在衰减，但专业内的工作却不断增加。我终于知道，转攻画史已经幻化，成了永远的梦。因此，这本小书在我，也隐含着对幼时梦想、早岁努力、中年写作的怀恋。同时，也希望此书的读者都不像我，都能圆梦。

写作《林泉丘壑》时，我的父亲还健在。他是位博雅洒脱的老派学者，对中国的思想史、文学史、绘画史，都有精深的造诣，却几乎述而不作。写作之中，我凡有疑惑，总能随时请益，那时，我深幸自己有后台、有靠山。修订时，父亲西行未久，我迁来陪伴母亲。在侍奉她的最后六年中，我尽管极其辛劳，却依然备感温暖。单是我上班出门，她总在窗前含笑招手的情景，就令我感念永久。

我的母亲是位油画家，可惜，她的职业生涯主要是在绘制领袖肖像。与父亲的才情四溢、风流儒雅、敢言敢当不同，母亲老



老老实实、勤勤恳恳、安静平和、纯朴善良。作为画家，她不算成功，作为母亲，她却近乎完美。我对探究画史的梦想、对日后专业的坚守，固然直接受到父亲的启迪和教诲，但也愈益深切地感受到，母亲的勉励和扶持其实潜移默化，如影随形。

《林泉丘壑》的修订版曾被我借以纪念父亲，我还要借《烟霞丘壑》纪念母亲，感激她的养育，铭记她的抚爱。她弃我远行已经四年。

尚 刚

2017年9月7日



“解衣般礴”，就是脱去上衣，盘腿而坐。

《庄子·田子方》里，描述了一位很狂放的画家。宋元公召集画师作画，大家都来受命，人人行礼如仪，接受了国君的揖答，便恭恭敬敬地舔笔调色，承命挥毫。这一日，画师到得很齐，连殿外也坐着许多。唯有一位画师姗姗来迟，见国君本该诚惶诚恐、快步前趋，他却悠然自若、步履舒缓。君臣礼毕，他看已经没有自己的位置，就转身回了住所。宋元公派人去打探，只见此人已经脱掉上衣，正光着膀子，盘腿大坐。宋元公听说后，便道：“行，这可是位真画家。”

这位“解衣般礴”的人物姓甚名谁？不知道。画的是什么？也不知道。画得怎么样？还不知道。其实，也不必知道。《庄子》一书，“寓言十九”，虚构出种种生动的故事，为的只是阐发道家高深玄妙的义理。这个“解衣般礴”虽要证明的是“任自然”，但也深合艺术的原理。真正的画家应能超然物我，良好的创



李白像



杜甫像

作状态就是真挚自由。中国的文论、画论对此特别推重，而老庄一脉的道家对中国文艺观念的影响又极其深远。

但凡粗知画史的人，对这位“解衣般礴”的“真画家”就不会陌生。人们喜爱他真挚自由的创作状态，更喜爱他狂放无拘的性格品性，哪怕对其姓氏名讳、绘画题材、艺术造诣等无从知晓。狂放无拘绝非凡夫俗子所能具备，也距离寻常百姓的生活十分遥远。正因为不具备、太遥远，才感觉奇异；正因为奇异，才能充实人们的日常见闻，从而赢得更热烈的爱。

这种热爱甚至能够主导公众对文艺家及其作品的偏爱。李白和杜甫齐名，尽管杜甫更关怀民生的疾苦，尽管中唐以来的评论家在不断开掘着杜诗的新意义，但大众却依然故我，更热爱天赋奇才的李白，更推重如江似云的李诗。原因虽有种种，但与风格气象、吟咏内容等诗歌因素比较，李、杜人生经历的不同显然更

加重要。虽然杜甫也“旷放不自检”，但毕竟“奉儒守官”、困顿终生，他的经历真实得近乎平淡。李白不同，他狂放豪迈，仗剑好侠，笑傲王侯，显达过，又蹭蹬了，一生浪漫多彩。奇诗、奇人必有奇事。史书的记录终归有限，这不要紧，人们可以驰骋想象，填充生发。李白有过令皇帝调羹、力士脱靴的事迹，这还不够奇异，于是，又演绎出杨贵妃伺候“谪仙人”的情节。李白“斗酒诗百篇”，但光作诗尚不足展示长才，于是，又增添了他用外国语“醉草吓蛮书”的传奇。既然杜甫死于饮酒吃肉，那李白就必须死得更洒脱，于是，李白传说的大结局就惊世骇俗：酩酊之中，投水捉月。甚至传为李白的书迹也汪洋恣肆，磊落不凡。

传李白《草书上阳台帖》 纵28.5厘米、横38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



说来不免让关怀现实的艺术家、理论家气为之泄：大众竟然全不在乎文学史家的深入剖析，也绝不顾忌评论家的谆谆教导，他们不会去穷究诗理，甚至不大关心诗歌为谁而作。因此，人们不知听了多少真实、虚幻或者亦真亦幻的李白故事。而杜甫呢？其事迹仅见于载籍。李白传说是由千百年来的无数百姓不断生发演绎的，杜甫却凄凉落寞。李、杜同是伟大诗人，尽管文学史家总在阐发着杜甫更加伟大的文学与历史意义，但李、杜的民间“身后”差异巨大，这差异一定在于李白的人生更瑰奇，因此，才有人把他编排得比杜甫更狂放、更博学、更浪漫，公众形象也因此更加高大，流畅天然的李诗也因此更令百姓赞美。不管文学史家怎么说，“天生我材必有用，千金散尽还复来”也比“朱门酒肉臭，路有冻死骨”响亮。其实，还不仅寻常百姓，艺术家也大抵如此。因此，古今不知有多少表现李白的创作，戏剧已不必说，连绘画也常常有之，甚至还有名家名作。

狂放、奇特的个性总能使艺术家



梁楷《李白行吟图》 纵81.1厘米、  
横30.5厘米 东京国立博物馆藏



取得仅凭造诣无法企及的声誉，显然，艺术家们也深谙此理，因此，狂、癫、绝成了艺术史上常见的现象。真狂、真癫、真绝当然十分可爱，可为邀名猎誉的表演却一定做作，也很难成功。比如，清代的道释画家杨芝就是位失败者。他喜作大画，还说：“安得三十丈大壁，磨墨一缸，以田家除场大帚蘸之，乘快马以扫数笔，庶几手臂方舒，而心胸以畅也。”倘若真有人布置妥帖，杨芝确实也乘上快马，狂扫了数笔，但他舒畅与否，他人仍无从知晓。然而，那画绝不美妙却可以断言。杨画家的造诣肯定不高，证明有二：其一，虽有人说其作“愈大愈妙”，但今日难见，佳作必非如此；其二，清代去今不远，文献留存尚多，而我们却找不到稍多的美誉。至于上引的杨芝高论，或属大言欺人，或属谬论误己，二者必居其一。说大言欺人，是因它超出常情、常理太多；说谬论误己，是因为在知名画家里，根本搜寻不到杨芝其人。

由此可知，百姓喜爱的艺术家虽然往往狂放，但前提是先得有真才华、有好作品，比如李白，没有仅因疯癫而名垂青史。再有，狂放一定要发乎天性、真率自然。矫情、造作终归不灵，如杨芝的落寞还只是正常的遭际，若装疯卖傻、倚疯撒邪大发劲儿了，在今日，离公安局、拘留所或者精神病院也就近了。



## 贰 虎头三绝

顾恺之（约公元345～406年）是东晋时代的大画家，此前还没有哪位画家比他声名更高。恺之字长康，小字虎头，晋陵无锡（今江苏无锡）人。虽出身于江南的高门士族，但长年充任权臣幕僚，于军政大事并无作为。好在，他沉醉于文艺，工诗赋，擅书画，为人处世又很怪异，因此，在中国文化史中声名赫赫。时人对他的评价是“三绝”，即“才绝、画绝、痴绝”。

“才绝”指的是顾恺之颖异博学，擅长文辞。他的文学作品或“缚藻霞焕”，或“文虽不多”而“气调警拔”。这样的评语固然很好，但仅从其作虽有留存，却不被千古传诵看，也未见得绝佳。兼以诗、赋、赞、序之美不必援笔立成，可以“穷而后工”。因此，只靠诗文，说顾恺之“才绝”，尚嫌牵强。他的才能逸气突出地表现在即时应答的言辞中。

青年顾恺之曾得到桓温的识拔，桓温死后，他去